

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空间

史焯婷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无论二战期间还是20世纪60年代,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皆具备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不同层面,并呈现出精确性和诗意象征性高度统一的特点:精确的地址和真切的描述使作家的文学空间带有强烈的历史现实意味;空间对人物的情感、心理和思考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在人物眼中幻化;人物活动于其间,以迷失、逃离、反抗、寻找等方式改变着社会关系和力量对比,不断反作用于空间,塑造着空间。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中的巴黎因此处于开放的、非二元对立的状态,丰富、深刻、永恒变化。

[关键词]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巴黎;空间批评;亨利·列斐伏尔

在文学的版图上,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与巴黎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描摹、回忆、塑造着巴黎,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作家在谈及巴黎时说:“我生活过的巴黎以及我在作品中描述的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写作,只是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巴黎……只是想把巴黎变成我心中的城市,我梦中的城市,永恒的城市……”^{[1]145-146}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认为“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2]45}。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地理景观,而是帮助塑造这些景观,并给予地理以社会意义。文学和景观相互融合、密不可分。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更是在理论上肯定了空间的社会政治内涵,并且划分出包括自然和宇宙整体在内的物理空间、涵盖逻辑抽象与内心情感的精神空间以及囊括权力象征、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的文化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分类法,提出了倚重客观性和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倚重主观想象的“第二空间”,以及消弭这二者间对立关系、兼容并包的“第三空间”^①的理论模型。

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有如作家的创作源泉和灵魂居所,它有着非常真实的存在感,如真实的城

[收稿日期] 2019-09-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0-12-08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NDJC037YB)

[作者简介] 史焯婷(<https://orcid.org/0000-0002-0929-7467>),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高级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国当代文学、文学与电影研究。

① 索亚的“第三空间”同时涵盖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是探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维辩证法”。参见[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市区域、精确的门牌号码。这些是他内心情感、所思所想的折射和体现,即内心情感投射在城市的分区上。巴黎因此幻化成一个符号、一种情结。而在更深的层面,莫氏笔下的巴黎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载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巴黎承载着或显性或隐性的权力对比关系,强者支配弱者,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他们的逃离、寻找和反抗同样也体现在这个城市的空间范畴中。巴黎在作家笔下成为一个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的动态场域。

一、作为物理空间的巴黎

莫迪亚诺曾在纪录片中谈及,自己的写作需要精确的地址。他爱翻看老巴黎的电话本,需要现实生活中的精准参照来进行文学创作。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作家曾说:“对那些在这里出生和生活的人来说,岁月流淌,这座城市的每个街区、每条路都能引发一段记忆,令人忆起一次相遇、一丝哀愁、一瞬幸福……多亏了城市‘地形学’,你的人生渐次回到你的记忆中……”^[3]⁶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作为物理空间极具真实感。

一方面,小说中提到的区域、街道、地点均真实存在。如《夜巡》中双重间谍的工作场所:加入抵抗组织的地点(金字塔广场)、地下骑士团的接头地点(夏特莱广场附近)、主要成员的地址、总督府的总部(契玛罗萨花园街3号乙)。这些地方被总督称作“巴黎之腹”^[4]³⁸。追捕抵抗组织成员的路线经过克雷倍尔大街、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里沃利街、塞巴斯托波尔大道,这些都是巴黎最中心、最宏伟的大街。与之相对应的布洛涅森林在城市的边缘。《环城大道》中也体现了类似真实地点的对比,与巴黎市中心相对应的是枫丹白露树林边缘“我”父亲生活的地方。塞纳河左右岸也真实地存在于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夜巡》的主人公每日往返左右岸转换身份,《青春咖啡馆》中的露姬离开年少时生活的右岸,来到左岸重新开始生活。

除了真实的区域和街道,小说中的地址每每精确到门牌号码:孔蒂河滨路15号^①、利奥泰元帅大街25号^②、公会路88号^③……有人甚至根据小说画出了莫迪亚诺的巴黎地图,并称其为作家的私人地理^④。真实的地理位置融于文学创作,具体的地点用于构建文学空间。地点与空间密不可分。法国地理文学批评家贝尔坦·威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认为“空间”是提供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性场所,而“地点”则相对表现出封闭与静止的特征^⑤。荷兰叙事学家巴尔(Mieke Bal)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将“空间”归于“故事”,“地点”归于“素材”^⑥。莫迪亚诺笔下一个个真实的区域、精确的地点正是作为物理空间的巴黎得以存在的基础。

另一方面,莫迪亚诺小说时常给人一种视觉性的真切空间感,他用文字塑造的画面与电影呈现的画面类似。法国新浪潮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侯麦(Eric Rohmer)认为:“电影作为视觉艺术,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空间,空间是传达感觉的最普遍的形式。”^[5]⁴²在莫迪亚诺的文学作品中,读者仿佛跟随一架隐形摄像机,与主人公一起或移步换景,或凭窗而立。

莫迪亚诺的主人公时常走入公寓、房间、酒店等场所,作家会对室内空间进行摄像机扫视般的

① 莫迪亚诺作品《家谱》中,也是作者真实生活中自己童年时代的家庭地址。

② 《暗店街》中一位被调查人物的住址。

③ 《隐形墨水》中失踪的女主人公诺埃尔·列斐伏尔在巴黎短暂居住的公寓地址。

④ 参见 Jolliveau T., “Patrick Modiano, cartographie et vaporisation/Mapping and Vaporization,” <https://spacefiction.wordpress.com/2014/12/27/patrick-modiano-cartographie-et-vaporisation-mapping-and-vaporization/>, 文中有以谷歌地图互动模式制作的地图。L'Obs 2014年10月也在网站上发布过一张静态版谷歌地图,名为“巴黎的‘莫迪亚诺地图’”参见 <https://bibliobs.nouvelobs.com/romans/20141010.OBS1793/le-paris-de-modiano-version-google-map.html>。

⑤ 参见 Westphal B., *La géocritique: Réel, fiction, espac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7, 引言部分。

⑥ 参见[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128页。

简单描述。如《暗店街》中：“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壁炉、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地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6]2}人物置身内景扫视陈设，整体环境环顾而得。

而在外景描述中，作家注重视觉上的纵深感，仿佛添加了带“景深”的画面效果：“他朝克利希广场走远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土堤树下这个僵直的白色身影。它愈来愈小，愈来愈小，终于消失了。”^{[6]144}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拥有立体的感受，仿佛置身于三维世界，更接近电影带来的视觉真实感。

内、外景交汇于窗口，“凭窗而立”的视角被作家钟爱。《夜半撞车》中，在医院的“我”走到窗前，发现窗户朝向一片雪地，仿佛滑雪道的出发点，“我”想象自己伴着乙醚的味道在那永无止境的坡道上滑行。窗口放飞了作家的想象，如内心世界的一个出口。真实与幻象在窗口瞬间融汇。《暗店街》中，窗前视角反复出现：“天黑了。窗户开向另外一个四周有楼的大院子……我注视着大楼的这一个一个正面，照得通明的这一扇扇窗户，它们和我面前的窗户一模一样。”^{[6]37}“我站起来，一直走到窗前……所有这些楼房的窗户似乎吸收了渐渐降临的夜色。这些窗户是黑的，看得出里面无人居住。”^{[6]110}从窗口的视角可以观察一个城市，观者既在其中又置身其外。尽收眼底的是片断的真相，藏在一个个窗户背后的是永恒的谜题。“凭窗而立”也是思考的姿态，面对广场、街巷、人流和万家灯火，作家的感情正如巴什拉所说：“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7]42}人物心中生出感慨：个体渺小，下一秒便能消失在谜团重重的大都市中。因此，眼前真实的、物理的巴黎在作家和人物的心中必将带上情感色彩。

二、作为精神空间的巴黎

莫迪亚诺笔下巴黎的迷人之处在于真实与虚幻的高度融合。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巴黎时常带有精神空间的维度，人物的情感、思考甚至幻想、记忆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缺少了精神空间的巴黎不成其为莫迪亚诺的巴黎。在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映照下，巴黎被明显地分区为环线内外和塞纳河左右岸。

《夜巡》中，主人公双重间谍在巴黎中心区域工作，在边缘的布洛涅森林得到灵魂的休憩。在他眼里，巴黎市中心是最肮脏的地方。相反，布洛涅森林是个“由绿荫笼罩的大小湖泊、林间曲径和茶社酒吧所组成的神秘王国”^{[4]8}。对主人公来说，“这里毫无变化，一如我们的童年时代”^{[4]8}。布洛涅森林勾连的是童年、宁静、安全、美好，与主人公现在从事的阴暗、肮脏、危险的事业截然相反。主人公的人生(童年)始于布洛涅森林，而后的轨迹“沿着亨利-马尔丹大街来到特罗卡代罗广场，然后是星形广场”^{[4]41}。由边缘到市中心，别人眼里的希望之路实际上却是他的堕落之路。在不同的小说中，布洛涅森林总如一个逃脱的出口，一个寄托美好情感的别处，如《青春咖啡馆》中的记述：“我进入布洛涅森林……是惟一的散步者，感觉自己远离巴黎，到了索洛涅的某个地方。”^{[8]30}

《环城大道》的书名就已经透露了环线内外的分区。“我”所追踪、关注的社会边缘人物们在枫丹白露树林边的乡间别墅活动，“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关注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生活在世外之人，正是要通过他们确认我父亲的不可捉摸的形象。”^{[9]50}周日，在“我”和父亲散步时，“一股来自巴黎腹心的神秘潮流，把我们一直带到环城大道。市区把垃圾和泥沙抛向那里……我们的家园，就在那里”^{[9]108}。城市的边缘与中心截然不同：边缘是家园，哪怕泥沙俱下，哪怕被社会抛弃，而市中心始终带有神秘、罪恶的气质。出意外的地点总在市中心：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父亲试图将“我”推下地铁轨道，杀死“我”；我们到杜伊勒里宫花园去散步，结果被抓，塞进囚车。环线内外即市中心与城市边缘的分区，在精神层面对应着人物作为间谍的工作空间和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空间，同时也对应着奔波工作的公共空间和被视为家的私人空间。

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是莫迪亚诺小说中精神空间的又一分区,作为莫氏记忆书写中的重要参照,在不同小说中联系着同样的心理感受。《夜的草》中,“我”从左岸去往右岸,感觉“轻松自如、如释重负”^{[10]100}。《夜半撞车》中的“我”只要“离开左岸的那些街区,就感到十分高兴,仿佛我只需穿过塞纳河便可以从我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11]35}。《废墟的花朵》中,“二十岁的时候,我穿过艺术桥,从塞纳河左岸来到右岸时,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12]77}。在这些例子中,个人的情感因素是重要的分区原因。左岸是作家的原生家庭所在地,童年的经历让他认为那里是他“身陷其中的沼泽地带”^{[11]37}。而且左岸是作家和弟弟吕迪都熟悉的街区,没有了弟弟,那个街区就仿佛变了样,令人想要拼命逃离。“我大概过于看重地形学”^{[11]35},作家略带自嘲的解释道出了他将人物心理和地理位置相关联的创作意图。小说中的“我”甚至把与父亲见面的各个地点标注在巴黎地图上,总结自己与父亲关系的界线^{[11]35-37}。

《夜巡》中的双重间谍穿梭于塞纳河右岸第16区的切玛罗萨广场和左岸第15区的布瓦洛贝特街之间。在左岸,“我”向地下骑士团勇敢的小伙子们隐瞒我的密探真面目;在右岸,“朗巴勒公主”的名字使“我”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地理位置指涉和区分人物活动,一方面是虚构文学空间的特殊构建,强化了人物的双重身份和双面间谍的活动。另一方面也观照了史实:二战法国被占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亨利·拉丰^①就将自己的总部设在第16区洛里斯东路93号的一栋20世纪早期的别墅里^{[13]322}。

《青春咖啡馆》是左岸右岸分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露姬借助婚姻从右岸“逃”到左岸寻求庇护,让人忘记曾经在右岸红磨坊附近深夜游荡的女孩雅克琳娜·德朗克。露姬在左岸遇到当年认识的人时忧心忡忡,“她使用‘左岸’这两个字,仿佛塞纳河就是一条分界线,把两个分属不同国家的城市分割开来,就像金属卷帘门一样。拉贝格拉咖啡馆里的那个人成功地越过了这条边界”^{[8]101}。塞纳河不仅从地理位置上分割了人物的生活区域,而且在时间维度上切分了人物的过去与现在。想要逃避的曾经仿佛能够在空间上被留在右岸,时间与空间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被打通。左右岸的划分是客观的物理存在,在作家笔下更是人物的心理现实和精神世界的体现,莫迪亚诺以此构建文学世界与现实的呼应、人物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呼应。

巴黎对作者而言有着各种独特的象征意义,是他的“记忆之场”^②。巴黎在作家心中是“一个自中心(邪恶)向边缘(静美)无限扩张的城市;一个美与丑相互交融、故乡与地狱混为一体、明与暗的象征不断交替的‘记忆场所’”^{[14]103},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和个人经历的象征化的精神空间。巴黎由地理、历史、情感、心理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构建而成,带有主观性、思想性,因而确保了其在作家笔下的独特性。城市空间已经融入了作家的血液,成为作家的情感“根基”^③和“内心风景”^④。

三、作为社会空间的巴黎

莫迪亚诺作为二战后出生的作家,自认为是那个动荡年代最直接的产物,早在十二三岁就产生

① 亨利·拉丰(Henri Lafont)是法国盖世太保、犯罪团伙头目,深得德方器重,他的团伙追捕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从事黑市交易,行贿受贿……声名狼藉。

②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中基于“场所”的复数形式(lieux)创造了术语“记忆之场”。“场所”的复数形式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比其原始意义宽泛、丰富得多。

③ “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抛弃童年时代的居住地、街道、广场、房屋,这所有的一切组成了多么别具一格的风光。那是你的根基。我也不懂人们怎么会回到故乡时无动于衷。”参见[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凄凉别墅》,石小璞、金龙格译,(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151页。

④ “有几分钟的时间,他根本没有认出这个地方,就好像被打麻了,在自己的城市里,他成了一个外国人。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也无关紧要。建筑物的墙面和一个个十字路口已经成为他内心的风景,足以覆盖现在这个过于平滑、过于标本化的巴黎。”参见[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这样你就不会迷路》,袁筱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121页。

了某种政治忧虑,用类似《星形广场》中某些段落的笔调写了一些抨击性评论^①。莫迪亚诺认为文学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自己那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受到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的或富有诗意的幻想的支配^②。因此,他笔下的巴黎,无论是被占时期还是20世纪60年代,都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一个精神空间,而且也是一个蕴涵着权力关系对比的社会空间。

二战时期,被占领的巴黎因为德军的统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显示出相当明显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力关系。福柯在《空间、知识、权力》中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力运作的基础。莫迪亚诺的被占三部曲中都有这种权力关系在城市空间中的呈现,如第16区的几条大街所在的区域:“拉纳大道,弗朗德兰大道,亨利-马尔丹大街。这是巴黎最令人恐怖的居住区。”^{[4]22}作家解释这一区之前有着布尔乔亚式的寂静,但现在无人知晓那黑洞洞的门庭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恐怖”和“黑洞洞”门庭后不可告人的秘密即指1940年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物资短缺,德军闯入民宅搜罗各类物资,同时也对法国艺术品进行劫掠。德国驻维希法国大使奥托·阿贝茨极其关心艺术战利品,组织手下劫掠巴黎犹太富人的私宅^{[13]115}。在《星形广场》中,作家同样提到,“巴黎十六区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区了”^{[15]131}。被盖世太保征用的建筑在小说中被详细列出,一个区域的罪恶辐射至整个巴黎。在《环城大道》中,作家描述的巴黎由于历史的负面感被比喻成“遍布陷阱的幽暗森林,只能摸索着行进”^{[9]75-76}。对犹太人来说,在被占时期,无论何时在哪个街头都可能被抓,没有一天不碰见大逮捕,要尽量避开公共场所。《星形广场》开头著名的犹太人故事将空间权力关系推向象征意义的顶点:犹太青年指着自己的左胸告诉德国军官星形广场就在这里。星形广场基于地理位置,被赋予情感的内涵和象征的情结,最终指向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的权力抗争。它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构造了一种文化语境。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战争影响下的国家命运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巴黎成为一个政治空间,个人的身份确立(加入抵抗组织、成为叛徒或间谍、从事黑市交易……)必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生存与逃亡、强与弱、统治与被统治,在政治语境下都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而战后巴黎,尤其是莫迪亚诺所钟情的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与一种迷失和焦虑的感受相关联。福柯断言:“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16]20}人物与巴黎这个空间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巴黎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被“中立区”“逃逸线”和“地平线”这些更为抽象的空间概念描述、归纳,成为超越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

“中立区”“处在一切的边缘”^③,无法被定义,有如黑洞。《青春咖啡馆》中,罗兰认为所有失踪的人都隐遁在巴黎的这个特殊区域,仿佛是人们逃离庸常生活、斩断各种关系的一个出口。当生活令人焦虑、害怕、无所适从时,逃离是人与生活拉扯、与命运消极对抗的终极方法。莫迪亚诺的主人公们往往认为“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我才真的是我自己,我仅有的美好的回忆都跟逃跑或者离家出走连在一起”^{[8]82}。一旦生活重占上风,人物就再度出逃。《隐形墨水》中失踪的女主人公诺埃尔·列斐伏尔最后在罗马回看自己年轻时的那段特殊时期,“逃离是当时她的生活方式”^{[17]131}。她彻底从巴黎消失,从过去的生活中消失,留在了罗马,成就了自己最终“无尽的逃离”^{[17]131}。

莫迪亚诺在小说中屡次运用德勒兹《千高原》中的“逃逸线”概念:主体投入难以控制的流变中成为碎片,但终获自由,逃逸线最危险,也最真实,它是自我解放之线。莫迪亚诺以小说的语言将逃逸线上物体的运动描述为逃至尽头、跃入虚空,以此获得失重的幸福感,在《青春咖啡馆》《来自遗忘

① 参见法国图尔大学现代文学讲师玛丽琳·海克对莫迪亚诺的长篇专访:Heck M., “Modiano ‘Seul l’écriture est tangible’,”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490 (2009), pp. 63-69.

② 参见[法]洛朗斯·利邦、李照女《莫迪亚诺访谈录》,载《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162-168页。

③ 参见[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小说中罗兰所说的中立区指康布罗纳花园广场,以及塞古和杜布雷克斯之间的那个街区。

的最深处》《一度青春》等书写青春记忆的小说中都有提及。最为典型的一段描述出自《青春咖啡馆》：“这条街和我亲密无间。好像以前我就走过。我很快就会抵达峭壁的边缘，我会纵身跳入空中。飘浮在空中，终于找到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那种失重的感觉，那该是何等的幸福啊！”^{[8]83}街道成为“逃逸线”的轨道，让人物顺势滑出，获得自由。而在反复对抗的整个过程中，主人公看似随波逐流，却在心底保留着找寻方向的热切期望：“……在所有的逃逸线和消失的地平线之间，我们更希望找到设立方位标的基准点……好让自己不再有那种漫无目的、随波逐流的感觉。”^{[8]38-39}于是，不顾一切地离开，与背景模糊、相交不愉快的人绝交是主人公的主动选择，他明白了一点：“……只需要醒过来就是了。你变得不可战胜。”^{[8]82-83}作者借梦醒隐喻内心真实感受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不愉快的关系中解脱，改变过去的自己。因此这种看似消极的逃离蕴含着希望，这种希望首先是对自己的不放弃。

最后接住这份希望的是“地平线”。《地平线》中，主人公找西蒙娜做打字员，打自己的小说，走出西蒙娜家后，在街区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他感到自己走到一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他在那里可以冲向未来。”^{[18]73}他脑中第一次出现“未来”和“地平线”，它们是未知也是希望，投射在空间中。“这个街区的条条街道空无一人，十分安静，这是一条条逃逸线，全都通向未来和地平线。”^{[18]73}“逃逸线”的概念再度出现，并与“地平线”相交。“中立区”“逃逸线”和“地平线”暗示消极的逃离，在逃离中觉醒，在觉醒中怀抱希望。人物就是这样凭借想象对空间进行体验，以逃离进行反抗，对空间进行反作用，而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与人类命运和记忆产生更加丰富而多层次的交互关系。

四、结 语

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拥有文学作品中少见的精准，这是其一大文学特色。他的作品中总是并置着确切的地址和谜一般的人物，明确的场所和模糊的进出者，以及清楚定义的空间和未知的人物命运^①。文学家的“地形学”为读者带来别样的意趣：文学虚构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对比给人时代变迁、时移事往的感受。而莫迪亚诺的巴黎又是诗性的、幻想的，拥有独特的精神空间。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强调，“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空间的人性的价值”^{[7]17}。文学作品中，想象力对空间的作用及其产生的价值使空间超越其物理属性，成为被人体验、感知的存在。后现代文化空间理论在空间诗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力求厘清人的位置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人既非主体又非客体，人创造了空间，也被空间所塑造。莫迪亚诺的人物在巴黎这个文学空间中迷失、逃离、寻找、反抗，以此带动社会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人物与空间联系着、互动着，空间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处于动态变化中。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使我们在看待空间问题时，将人的创造性、能动性、生存方式放入对既定空间的考量，以探索都市空间背后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莫迪亚诺作品的丰富与深刻同时也证明了空间批评理论的科学性。

[参 考 文 献]

[1] 金龙格：《镶嵌在丰碑作品上的璀璨宝石（印刷后记）》，见[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148页。

① 法国历史学家、作家雷吉娜·罗班(Régine Robin)2018年在图卢兹举行的题为“散步、迷失、游荡在莫迪亚诺的巴黎”的讲座中也曾提及类似观点。

- [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 Modiano P.,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2014.
- [4]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夜巡》,张国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 [5] Rohmer E., *Le Goût de la beauté*, Paris: Cahier du Cinéma, 2004.
- [6]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暗店街》,王文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 [7] Bachelard G.,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7.
- [8]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 [9]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环城大道》,李玉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 [10]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夜的草》,金龙格译,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
- [11]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夜半撞车》,谭立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12]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废墟的花朵》,胡小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 [13] [英]戴维·德雷克:《烽火巴黎》,李文君、王玥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14] 翁冰莹:《巴黎、生命、仪式:论莫迪亚诺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场所”》,《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第100-108页。
- [15]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星形广场》,李玉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 [16]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页。
- [17] Modiano P., *Encre sympathique*, Paris: Gallimard, 2019.
- [18]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地平线》,徐和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The Space of Paris in Modiano's Writings

Shi Yet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Paris is inexhaustibly depict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French writer Patrick Modiano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in the 1960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Paris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imagination and description displayed by others, presenting, at the same time, a combination of precision of reality and poetic symbolism, which is typical of Modiano's style. The writer substitutes the fragmented and mosaic time for the linear one in his narration, and endows time with the spatial dimension to make it rich and diversified. Time and spac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which is a major feature of Modiano's cre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patial criticism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became a more innov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literature, space is not only a place or a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but an element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Time is no longer the only reference to tracing memories. Modiano's writing is not only wandering through time but also advancing in space. Compared with tim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more frequently, space has been proved to be more innovative and have more possi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refore, it deserves more profound researches and explorations. Studying Modiano's Paris is a way to discover the writer's art of writing. Henri Lefebvre divides space into three categories: physical space including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spiritual space covering logical abstraction and inner emotion; and social space encompassing power symbo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The richness and uniqueness of Modiano's Paris can be considered from the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Lefebvre's theory.

Modiano describes Paris, as a physical space, with an authentic division of its urban area, a series

of precise addresses, and a faithful and meticulous description of space, which helps give the writer's literary space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reality. Besides, when describing the space, Modiano excels in using a cinema-like perspective: a "pan shot" perspective or "deep-focus shot" perspective, in that it presents the visual reality in front of the rea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ing by the window", furthermore, connects authenticity with imagination, reality with emotion, landscape with thinking, and finally upgrades Modiano's Paris from a physical level to a spiritual level. Modiano divides Paris into the inner and outer ring roads,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of the Seine River at a spiritual level: rejection or affection, integrity or betrayal. Characters' emotions, thoughts, and daily activities all correspond to the city's subdivision. This is the human value of the space that Gaston Bachelard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agination enables Paris, as a literary space, to transcend its physical attributes and become an entity of human experience, perception and reflection. Every district of Paris ha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otions, psychology and ways of thinking of the characters, becoming thus poetic in the eyes of the characters. Modiano's Paris is therefore poetic and fanciful.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 it becomes a space containing the confront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In this world, the strong dominate the weak, and the weak respond in their own way. The characters have cha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form of loss, escape, rebellion and search, which constantly reacts to the space and shapes it. Paris is described and summarized by some more abstract spatial concepts: a "neutral zon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unresolved, an "escape line", the concept of Gilles Deleuze, and a "horizon" representing hope for the future. It has a richer and multi-level interaction with human destiny and memory. Paris in Modiano's writing, as a specific kind of "realms of memory", stays in an open, non-binary state of eternal change. Thus, Modiano's Paris embodies, in turn, a characteristic of richness, profundity and uniqueness.

Key words: Patrick Modiano; Paris; spatial criticism; Henri Lefebvre

